APR 8 1947

正報
第七十八期
每逢單日出版一張
每份零售港幣一毫
營業部：中環大道中卅三號一樓
營業部電話：二六三四一
編輯部：北角民生路一四五號二樓
編輯部電話：二八二九六
有利印務公司承印
發行人：黃少濤

有人自稱肅奸人員 勒索元朗商會主席

何福根底不清予人以隙 茶樓講數險些作了俘虜 英軍干涉朱彪抱頭鼠竄

本月一日新界元朗發生一宗「綁票」的案件，元朗商會主席朱彪勳被綁去的消息，已為各報所揭載。茲將事件發生過程探悉如下：

新界元朗自從出現所謂「地頭大員」的綁架案後，便鬧出許多事件。那些自稱是肅奸的人物，有些是以前替日寇辦理「慰安」勝利後搖身一變搖着「地下英雄」的招牌，來敲人竹槓，敲得人財兩空，都是恐嚇，動手動腳的，終於光臨到元朗商會主席何福身上了。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現在元朗商會主席何福在日本人統治時代，也是做元朗商會主席的，而且據說還賣了不少錢，所以一錢無虧人自有來生圖報在顧盼自雄，大有「何福我大加恐嚇，還敢朱彪圖外地圖來元朗，出入，其中有一個名叫朱彪的，從前在元朗警校讀書的時候，因不良行為與何福相識，朱彪也證得何福的肥豬，在一個月前便有類似中國憲兵的人物經常在元朗金城旅店

反動份子破壞行營威信 違約攻掠東寶一帶地方

東江粵北中共部隊問題，四月二日的重慶協訊，已經證實國共雙方獲致協議。廣東方面，由二人會議代表團，廣州行營，和第八小組於四月二日在沙面舉行聯合會議，根據在重慶協議的原則，又獲得了具體的協議。四月三日，就由廣州行營發表了一個公報。在公報的附記裏，中共代表團承認先生提出：「在駐粵各地中共復員之武裝人員及其家屬，請政府保證不受歧視，並且一律享受新復員法之特遇。同時並保障其生命安全及居住就業等一切自由，並要求行營轉飭地方當局切實遵守。」行營代表王衡步時肯定前又鄭重表示：「可保證政府不歧視奉公守法之中共人員。」

十三日駐清溪的國民黨軍余部，退到惠潼下，把該村搶被和物資搶個清光。

第八小組

努力工作的結果，對於北撤的中共部隊各項具體問題的解決，都已有了成就，發表了公報。可是那些法西斯反動份子，却蓄意破壞行營的威信，和平團結的實現，所以乘着放火命令還沒未宣下達一次隊，就繼續動員力，進攻淮備北撤的中共部隊，派遣大批特務份子到中共區域，充當鄉保甲長和地方聯防隊，從事清殺人放火殺人越貨的勾當。在公報發表以後，粵省保安司令部又訂定了各縣市清鄉辦法，由四月至六月底止，要一澈底肅清潛伏鄉村的軍民散匪」云云。不用解釋，這又是爲了對付各地中共復員人員的毒辣辦法。下面都是公報發表所發生的事實之一班：

東莞方面

四月六日晨三時，清溪聯防隊廿五六人，由反動鄉長曾昌立率領，分兩路包圍清溪的柏朗，大肆搜索，到十時許才退走。同日下午，又由曾昌立親自指揮出動，到清溪的油柑坪，中途捉去被指爲共軍的鄉民楊某。

八日早七時，清溪聯防隊廿餘人出動，經過洋朗圍去催卓軍般。同日正午，曾昌立和副隊長朱澤南率領聯防隊廿餘人到西村（清溪北五里）捉去一個當過村長的鄉民，並在山頭到處打鎗。四時許，因爲發覺一個已復員的共軍特務長進入柏朗，聯防隊即分三路包圍柏朗，入村搜索，到天黑才退回清溪。同日保十二隊包圍石橋市。

九日，清溪聯防隊五名到柏朗村繳軍般，騷擾不堪。同日保十二團百餘人，分二路包圍水口圍，石頭嶺，捉去一個民主鄉長。

十二日上午二時，清溪的保八團和聯防隊共六十餘人，分兩路出動，一路由泥圍經客家到坑到橋屋圍，搶去鄉民財物；另一路由塘坭墟土橋到三峯，集合騷擾一翻，然後退回清溪。

十三日駐清溪的國民黨軍余部，退到惠潼下，把該村搶被和物資搶個清光。

偶見，偶聞，偶記

久旱得雨，固以往北俱定，下落，資欣即相反的像河水漲得一樣高。據一個來商說：這兩天又有國軍往東北打仗，有仗打，米絕對不會回跌的。

我想他說的總有些道理。

× × ×

三十九軍××師，聽次「凱旋」回廣東，民衆眞給他們搞怕了不少。

例一：他們開到東鄉，恰巧駱枝剛剛紅熱，自由地跑進裏摘取。當團主人要向他的團部提出交涉時，他們的副官說：「兵大哥摘你的，你問兵大哥，要問本部幹嗎？」團主人不懂「官」威，哭喪着臉去了。

例一：在東團××師軍紀嚴處實彈演習，不設警戒，也不通知鄉民，結果在試出稍時，把民番某往山拜祖墳時，腦袋便給破瓦「演」去了一半，在該番屬哀求下，×祖賜葬費一萬元。這說死者是「笨伯」。

例三：在市郊一帶實行强佔民房，據該部官長說是他們「應有」的權利，以前做過海軍中將鄧孫中山先生去革命的老先生潘文治的家也不免要「借用」，情老只好搖頭嘆息。

× × ×

該師治途回來，不但唱着凱歌，而且實着英軍指揮的，實如西貢的受第四二念團多團隊指揮，元朗的受第四十五念團多團隊指揮。

隊員的薪金，也是由英軍發給的，最初每人每日薪金二元，現增加至二元八毫。

自本年四月一日起，自衛隊管轄權，已交由新界理民府代理。自衛隊員一律穿着便服，自三月起，元朗自衛隊才有制服。他們每人佩長槍一枝，但經常每日操練數小時以至機關槍的各種槍法，比賽起來，他們的槍法比英軍還要準確，一位自衛隊的解說，英軍只因沒有用慣新式槍而已。

各地自衛隊的成份，大多數是當地抗日的農民，但複雜的成份也有。大埔的自衛隊有一個時期是由商人組織的。大致是由通當地士和英軍當局，聽行組織的。當某地的紳士向我們要求組織自衛隊的時候，我們決不問他們的成份，只要他們是當地的人民，有保衛地方的熱誠，我們就給予槍枝，使他們成爲當地的自衛隊。

自衛隊的使命又恰恰是對付土匪的；他們主要的任務，不在市墟而在鄉村和邊界。元朗自衛隊防守的範圍北至西面大欖涌的沿海一帶，成立以來，它對地方的貢獻，實在很大，曾先後在山背，夏村，及墟內旅店，共五六次之多。

除自衛隊外，新界各地自四月一日起，增加警察人數。

人民是需要自衛的，政府也以人民的需要爲需要。現在，民政已經施復，英政府證即宣布給予港人以實大自治權力，自衛隊的組織大概會相當地計劃的。

新界的自衛隊

雪譜

新界，和九龍一樣被稱爲租借，正式撤退了。英軍還來不及接防，於是又要求他們開回來，再駐防了十八天，而一九四五年接收卽比香港早約兩個星期左右。十月中英軍才正式在新界各地舉行接收儀式（元朗方面的接收儀式，於十月十七日在屏山舉行）。

由於香港軍政府重視新界的特殊性，又由於民衆的需要，新界各地的自衛隊組織起來了。

最初組織的是西貢自衛隊，成立於十月十五日，跟着九朗，上水沙頭角，大埔的自衛隊，也於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

自衛隊的編制是分組的，每四人一組。西貢的有十幾組；元朗六組；上水四組；沙頭角六組，大埔六組。上水的組織不大，只有三組，但人數不少。

自衛隊的便命又恰恰是對付土匪的；他們主要的任務，不在市墟而在鄉村和邊界。元朗自衛隊防守的範圍北至西面大欖涌的沿海一帶，成立以來，它對地方的貢獻，實在很大，曾先後在山背，夏村，及墟內旅店，共五六次之多。

除自衛隊外，新界各地自四月一日起，增加警察人數。

人民是需要自衛的，政府也以人民的需要爲需要。現在，民政已經施復，英政府證即宣布給予港人以實大自治權力，自衛隊的組織大概會相當地計劃的。

南路腥風

省立兩陽中學教員
梁之模夫婦又被殺

（兩陽通訊）二月廿日，省立兩陽中學突被陽江縣長蕭仲明率領軍警七八十人，將該校包圍，捕去英文教員梁之模及其妻李嘉欣（廿一）日該校會校長及職教員學生，正欲集行向縣府質問時，詎料當局竟晚便將梁李夫婦併押陽江。據陽江縣府稱，該犯有「奸匪」嫌疑，已轉解茂名七區專署訊辦了。第三日，兩聯電茂名，便佈通了這個消息：「山陽江解出之兩陽中學教員，在兩陽江九十里鐵黃附近之大平墟被決了。」記者路經大平鄉時，鄉民說：「初時，他們倆的樣子都很好的，剩村尾山邊，押解的兵士向我們要鋤頭，我們不肯，那兩個斯文文便相抱大哭，一路不斷不四方百人，真不忍下手。兵士把他們的刑時，兵士把他們的裝卸了去，赤身露體，男的打了三槍，女的打了五槍，很快呢！」

兩三年來，南路的人民，在國民黨內的反動派鄧，和杉風牛溝的親朝黑，配合整個到半島的日本法西斯共同屠殺和迫，在呼德無辜的日子裏，被槍殺的不下千人。所以，自己組成的反屠殺的武裝隊伍，一向被反動者視爲「奸匪」。今年，掌立高州女師與生李淑明，茂名師範梁金等，都是在杉的鄉生而被殺的。至於茂名古柳鄉協的一族，被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認爲有子弟參加「奸匪」，在清勤大員王光勳的指揮下，縱代的祖嘗給搶清光了。更

寶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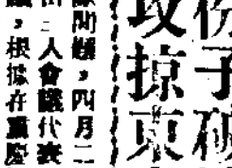
十四晚，石龍鎮民黨軍百餘人到達清溪。十五日龍崗國民黨軍百餘人到達清溪協會每保要交禾草冲北，交足六十多担之後，又要民衆繳到石馬。同日國民黨軍出動包圍七木橋（塘源西六里），擾了一個空才退回原防。

塘瀝、龍崗的國民黨軍及聯防隊，日夜出動搜索山頭，封鎖交通路口和山嶺，并常常在三峯嶺和十二崗等險隘處設伏襲擊共軍。

總自衛軍由十八日調集二十日日，兵不多天天出動。十八日由坑梓出動模湾坑。十九日由梁屯出動攻三家村。廿一日又由梁涌出動攻三家村。每次都有兵力開赴以上。雖然公報上規定要涌爲共軍人員集合登船地點，國民黨軍要撤出一定距離，但是現在他們仍舊逼抗行營和第八小組命令，繼續搶蕩進攻，而且時時化裝担伏行人，捕捉被指爲有共軍嫌疑的無辜民衆。

（林翹）

後方漫步



延安一日電：國民黨在中原軍區的圍攻計劃，將於本月初旬實現，爲了避免輿論的責難，這次內戰將以「勝利貨」一步步的所謂「土匪暴民搶劫暴動」的形態開始。

國民黨軍隊已達到形式與內容的統一。

× × ×

吳逆凱舉被准時供稱：任考試委員「係空頭名差」，任外交部次長時「幷未到部辦公」云云。（中國的官僚一般如此。那倒怪不得他。

× × ×

中央社天津三日電：津市現有工廠二五四五家，工人二二九五四八人仍在失業。

冀非又有外國人搬走了天津的工廠設備？

× × ×

據師×團×連有一晚連長向士兵訓話說：「打共產黨就是打蘇聯。共產軍比日本鬼子還兇，想併吞中國！」我衛戰了噤然一驚，又覺得愚民政策太深沉了。

× × ×

該師有一探買士兵到銀上買菜，不知爲什麼一腳踢實菜人的屁股，並說：「你能受日本仔踢八年，不能准我們踢你一腳嗎？」

這正是「愛民如赤」的國軍說的眞心話啊！（徐江）

石岐暴徒擅捕工人 煮起軒然大波

最近石岐發生了一件脈使非法捉人，激起機器工友的憤慨，包圍警局請願的事件。

事緣孫文西路正風劇場前現值乘需，曾租得 蔡某軍務署私偷出貨的映片「高里長空」放映，僱用機工李某潘規何林三人操機房放映工作，幷借用何林的兩個電球。後來民衆片開係，暫告停業，乃將李潘何一人解僱；三人向資方請求清發工資，幷索回兩個電球。但資方既不肯給工資，又不肯交回電球。於是三人向機工支會報告，請求幫助解決這事。機工支會查明原委之後，派出代表向劇場交涉，劇場負責人初時推諉不知，後經機工支會屢次派人到會談判，才不得已答應交還。但當機工去取電球的時候，資方代表又諸多推諉，說要有警察到來作證才有話講，機工們請了警察來，資方又關起鐵閘，不准警察入內。事情不能解決，工友散壞起來，愈聚愈多，剛巧電力廠精查人員到來，見劇場前門的紅綠霓燈係偷電的，途把電線剪斷。資方一怒之下，竟喚出暴徒歐陽輝帶了三名便衣大漢，拔出手槍來恐嚇工人，而且把工友徐標捉去。初時押送到警探處去，警探處向他索取公事，他交不出；便又轉解到警察局去，警局又向他索取公事，他就根造了一個假情報，把徐標囚在警局裏。

這消息一傳出，工友們很憤異常，機工支會立刻召集工友的緊急會議，結果一致通過全體到警局請願，要求「如果不放回我們的工友，我們決不回家！」結果警局把徐標釋放了。

風雨中的步伐

川大教授聯合會解決，及教授上海市與舉國大學教授要求改善待遇，從四月廿二日起罷教三天。

要做文人，就不要生在中國，要生在中國，就不如練習使弄鐵尺石塊，出諸更多。

× × ×

中國的官僚一般如此。那倒怪不得他。

× × ×

中央社天津三日電：津市現有工廠二五四五家，工人二二九五四八人仍在失業。

冀非又有外國人搬走了天津的工廠設備？

× × ×

據師×團×連有一晚連長向士兵訓話說：「打共產黨就是打蘇聯。共產軍比日本鬼子還兇，想併吞中國！」我衛戰了噤然一驚，又覺得愚民政策太深沉了。

× × ×

該師有一探買士兵到銀上買菜，不知爲什麼一腳踢實菜人的屁股，並說：「你能受日本仔踢八年，不能准我們踢你一腳嗎？」

這正是「愛民如赤」的國軍說的眞心話啊！（徐江）

（接毛澤東先生沁園春詞）

的聲音。牠不同於任何一個時代的成功或失敗的英雄的慷慨高歌，牠的便出那一首已往的詩來，都不會見過這的宏偉和明澈。就着劃邦的大風歌吧：——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標是這偉，但那個時代的人民個性的解放，是進步了，我們的新時代的人民個性的解放，是我們展開了一片光明，廣大，偉光滿了生命與熱情的景象。

一九四六，五，一四，於梁

釋吠聲

高華

中國的法西斯死硬派，目前正在國會力以撕毀政協決議，保持獨裁統治，而且更進一步公然撕毀了馬歇爾辛苦艱辛所得到的停戰協定，力圖發動全面內戰。「前哨」崗位也有些站不牢了！

給民主自由與工農佔最多數的全體人民，還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是全國各黨派的主張，換句話說，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中國人民是有力量裡殺世界法西斯的最後堡壘的。

★　★　★

母親

火燎

酒精牛毛般的細雨，連綿下了一個多月，沒有停止過，像是關心地哭痛人們所受內戰的災害；父親把心痛困在的落葉給冷死，出門去了。母親獨自悄悄坐，一個把大病活潑的小弟弟抱在懷裡逗著玩。幻想，一陣喇叭聲，父親從外面急急地回來說：「快走！反動軍來了！」說完父急急他走了。因爲他是村隊，要提到村外去警戒。

這幾個月來，反動的內戰軍隊給人們無限恐怖的印象，他們成爲死亡的化身。只要一聽見這名字，人們便和逃避兇殘的死神似地逃亡。這時，金村都陷入死的恐怖中，呼兒喚女，驚叫聲，哭聲，一切都在紛亂中，我跟母親倉惶走出門外，天真的弟弟也嚇得大哭起來。

和其他的村人一起，我們也鑽進了村後密密的矮樹林中，在那裡，人們捧被穿珍貴的生命，都也不敢大聲說一句話或咳嗽一聲，因爲感覺有一個人被發現，全村人就會一起死亡。

我和母親進去了，弟弟却玩皮地一直哭鬧着。立刻，人們都投下一種恐懼，無情的責怪的眼光。

母親低聲撫慰着弟弟：

「睡乖，別哭啦，一會兒就可以回家了。」

弟弟的哭聲漸有停。

「玉嫂！你不能害死我們金村人嗎！我們的命都有你這小孩的呼中啦。」一位年長的老太婆哀聲地祈求似地說止。

「大婆！我有什麼法子呢？」母親的眼淚紅了。她又機械撫慰弟弟：

「乖乖，別哭！國軍要來了，他要殺死媽媽，殺死寶寶，殺死大家！」

但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中，弟弟的哭聲更響了。

「玉嫂！不能爲着你的孩子，害了我們大家，你快點抱出去吧！」

一個男人忍不住了。

「抱出去？」母親好像大吃一驚，「四叔！出去就是送死啊！」

「如果再哭，我們全村人，連你們也一樣要送死的！你想金村都滅還是怎樣？」

「寶寶！你別哭吧！你不要害了媽，害了伯伯叔叔們啊！」母親顫聲差不多哀求似的說着。

然而，受驚慌的弟弟，更加啼了。

——トトトト，機關槍聲叫號起來了。

「快點呀！反動軍隊來了！聽見哭聲，我們就完了！快點拖出去呀！」一個人恐怖地叫着。

「我們都完了！天呀！我們都要被殺死了！」一個女人狂叫着，大哭起來。

「我們都要完了！孩子！你饒醒我們吧！」母親哭着，低聲喃喃地說：「寶寶！你不能害了大家。」

母親抱着啼哭的弟弟，跑到小溪旁邊，把弟弟往水裡一送，她用腳踏住他那掙扎着的身體，水泡不斷浮出水面，哭聲停止了，她呆呆地看着水面：

「寶寶！你別哭了！你不哭了嗎？你真乖呀！……」

全村的人都低下了頭，低微的哭泣聲在人羣中發出來。

過了十五分鐘，母親「起面色白如紙的弟弟，他的大眼睛兩手掙扎着拳頭。兩手掙扎着拳頭。

「寶寶！你不要恨媽媽！媽媽倒在地上了。

「孩子！你饒醒我們吧！」母親哭着，低聲喃喃地說：「寶寶！你不能害了大家。」

母親抱着啼哭的弟弟，跑到小溪旁邊，把弟弟往水裡一送，她用腳踏住他那掙扎着的身體，水泡不斷浮出水面，哭聲停止了，她呆呆地看着水面：

「寶寶！你別哭了！你不哭了嗎？你真乖呀！……」

全村的人都低下了頭，低微的哭泣聲在人羣中發出來。

過了十五分鐘，母親「起面色白如紙的弟弟，他的大眼睛兩手掙扎着拳頭。兩手掙扎着拳頭。

「快點呀！反動軍隊來了！聽見哭聲，我們就完了！快點拖出去呀！」一個人恐怖地

新孟姜女尋夫

葉丹

五月裡來百花開，我郎勝利不回來。
要下橋來打內戰，人人都道你不該！

五月裡來百花香，大家解甲你拿槍。
此去東北千萬里，問郎何日再回鄉。

五月裡來百花嬌，郎君出發在今朝；
從前英勇打國仗，如今不把國人饒。

五月裡來百花芳，聞郎流血爲誰忙？
郎去東北打優仗，奴在家鄉守空房。

五月裡來百花鮮，東北民軍鐵樣堅；
美式裝備都完蛋，問郎送死有誰憐？

五月裡來百花黃，郎初去日我年青；
八年空閨都獨守，青春老去不留情。

五月裡來百花飛，金郎還去暗傷悲，
只怕我郎喪了命，千山萬水有誰知？

五月裡來百花開，我郎勝利不回來。
奴在家中等你，趁早回鄉種稻苗。

戰績

聯篇諸（續完）

時：翌天清晨　地：東北　人：軍長　排長
排長：報告軍長，弟兄一十二人，陣亡了十七，七十了，完畢！
軍長：了兩連長呢？
排長：了死了。
軍長：營長呢？
排長：營仔跨了。
軍長：團長呢？
排長：他投降了？
軍長：師長呢？
排長：他失踪了。
軍長：媽的屄！共產黨有這樣利害嗎？我不相信！你們一定是怕死，由不然便是通匪者退先退，了，一個人跑回來了，一定是臨陣先退，應執行槍斃！
排長：（氣忿，抗議）報告軍長，弟太冤枉了，我總是站在最前頭的。衝鋒的時候，我就拿着湯罐生，弟兄們一直跟上去。弟兄完了，我還死守不退……
軍長：好，你有沒有臨陣先退，以後再查明辦理，現在你那師的營部都完全死完了，我派你暫代團長，快把你那團的勤務兵，傳令兵，伙夫，担架排，衛生隊統統集中起來，編成敢死隊。限十二小時內，把公主嶺奪下！去，快去！
排長：（遲疑）我……我暫代理團長嗎？
軍長：對了，你代理！快去！
排長：（舉手敬禮）是！是！（下）
軍長：（忽然想起，追出去）喂！喂！×排長！×連長！私人獎金一百萬元！（下）

容蒼路上

三行

天，是灰顏的，
地，是灰顏的，
人們的心
是灰顏的……

像一條巨蟒——
容蒼路
躺在桂林的山岡
蜿蜒地
伸向東方……

× × ×

哦！那兒傳來了「胡胡」的音響，
劃破了周遭的靜寂
道上行人轉移着目光：
「那是『吉普卡』呵！」
大眼睛的怪物，
包着淡綠的甲殼……

車上蠕動着灰色的動物，
插是着白閃閃的刀光，
蠻腿中有譯員了：
「老鄉，開往那塊？
啥子事幹？」
答話的是四川口腔：
「廣東去！勦共匪的！」
講話的人換了一下耳光，
詢問的人却沉默了，
親着那盲腸的短槍，
無聲的喊着：
「又要打仗？」

蘇聯紀行

（六二）

八月九日（續）

博士很關心中國的耳鼻咽喉科的一般情形，據他說，世界各國的學者差不多都是消息相通的，只有和中國的學者還無法互通聲息。我答應回國後把這項意見傳達給這一科的專家們。（我要告訴，回國後並沒有機會把意見傳達，我今天就算在這「紀行」裡面，把它公佈出來，希望專家們也能看到。）

在醫院的庭園中坐談（車，展開新聞，見有關於原子彈的消息，廣島一彈炸平了四平方公里。杜魯門一時聲名狼藉，往對外文化協會參加公讌。我們到得比較遲，客人已經差不多集了。中國方面有傅大使，綏靖方面我介紹了好幾位新見面的來賓，名作家蓋倫，西蒙諾夫，作家聯盟的主席尼古拉·帶鴻諾夫，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鄧金，蘇聯政府直屬藝術委員會主席瓦拉卜斯科，蘇聯科學院通信會員那康德教授，此外還認得的有彼得羅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參事，東方語文大學校長費科辛博士，詩人鳥瀾沙克，以及外交部與對外文化協會的朋友們。

宴會開始了，凱爾諾夫先生致詞，朗誦着打字的原稿，由遠東司副司長萬西可夫先生翻成中文，中文的譯稿也是預先準備好了的，從這裡可以看見，招待的準備是怎樣的周到。最有意義的是這日期特別選今天，蘇聯對日宣戰的今天，這絕對不會是偶合，歡喜的消息，大使館方面在五號便已經知道，可見蘇聯的宣戰日期在五號以前便已經決定了。凱會長頌說是特別強調了今天的這一個歷史性的日期的。

會長開始是對於我的稱譽，但也含着鼓勵的意思：他說我「在中國人民的英勇的過去中，到了富有生氣的傳統精神，促進今日的民主中國為國內的團結而戰，為消滅外來的侵暴者——强盜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而戰」。我雖然並不敢說就「找到了」，但正盡力在「找」，而且是向着這個「找」的方向在「找」的。

接着，話頭一轉，便是：「今天是意義重大的一個日子。蘇聯國家應實于對盟邦的義務，已經對日本宣戰了。我們現在可以乾杯祝我們共同鬥爭的勝利。」

凱會長的演說相當長，打手摘一共有四張。他引用了普列哈諾夫所曾引過的古話：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敵人」，中國是蘇聯的朋友，故中國的敵人日本也就是蘇聯的敵人，反過來是：「敵人的朋友是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日本是德國的朋友，而且是仇人，全人類的，故日本也就是蘇聯的敵人。他明朗地宣示着：「復仇的日子已經破曉了。由於英美中蘇的協合一致的努力，就要把這個共同的敵人完全打敗了。」

接着傅大使說了話，强調了中蘇兩國傳統的友和文化的交流。會長我。話，我請求（赫文斯基）生為我作翻譯。我表示了對於文化協會與凱會長的深厚的謝意，為我（丁周）的（凱），使我在短時間之內遊歷了不少的地方，得到了很豐富的學習機會，尤其在今天，這樣歷史性的紀念日，受到盛大的招待，使我感受着沒世不（的光榮。中國人民的最親愛，最忠實的朋友，今天對我們（英勇的蘇聯人民和强大的紅軍，必然給予日本法西斯强盜以神速的一擊，不振的打擊。中國人民將要（身了，這快樂和感謝必然像電流一樣，傳遍了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戰爭的勝利是（定了的，但在贏得了勝利之後，還需要進行猛烈的鬥爭，使（的責任，只有在進步的民主的文化基礎上，才能够獲得恒久和平的鞏（。我們願和蘇聯的作家們，學者們，一切的文化工作者們，緊密地攜手，來完成這項重要的使命。

彼得羅夫大使致（，為中蘇兩國的聯合武裝力量的勝利乾了杯，為中蘇條約的協定而繁忙着，他們是在百忙中抽出了時間來參加宴會的，在彼大使致（完畢之後，兩位大使也就聯袂地先行（席了。

（未完）

莫入讀書家

前夏，西康驛大路治系湖南學生，病無力醫，垂死於途。湘籍師生聞會悼之。某師贈輓聯云。

「抱負清華，一飯難求，此話眞成名士唉。

流離傷（，有泉有感，他年（人讀（家。

魏裕孫

美國對華大貸欵 借給誰，怎樣用？

國內輿論反對借給一黨專政的政府

國民黨政府正在作中國對外借欵史上最大的一次借欵——向美政府商洽貸款五億至十億五千萬美元，合成法幣，則有一萬五千億元之鉅。如以全中國四萬萬人口平均計算，則每人應負担美元一元八角多，合成法幣約有四千元左右。

借款應用於生產建設上

這筆借欵，對於中國國民生計和民主建設的影響頗大，故引起各界人士對於它將作何用途特別的注意。他們對於借欵，在原則上都不表示反對，但是必須準用到有利於人民的生產事業上去。例如中國經濟學會於一月卅一日在商務日報上發表的「對當前幾個經濟問題的意見」一文經說：「如經常借欵是用以從事美國輸入有助於中國生產發展所必需的機器和原料，或是現在中國人民大衆生活急迫經濟上面的國內生產不够供應那一部份物資，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所大家贊成的」。張瀾、郭沫若、沈鈞儒等七十餘人聯名致美國參取和平委員會的信裏，也明白地表示了類似的意見：「中美借欵，在原則上，當及邦援助中國建設，吾人當表歡迎。」（見四月十八日新華日報）民主報三月二十四日的社論也提出必須用於「生產建設方面」，（見三月二十八日新華日報）如交通銀行總經理貝祖詒說：「借欵最好應先全用爲建設費用；如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及衛生建設等。」

不能把借欵拿來打內戰

假如政府不這樣作，偏偏一拿來作爲打內戰和鎮壓一黨專政的本錢時，那就堅決地給以反對的，「如果拿借欵用之妨礙國內商品生產發展，或非全用於破壞國內和平建設的用途，加無疑將是全國人民所反對的。」（見中國經濟合作協會「對當前八個經濟問題的意見」）四月一日國民公報「傳說中國美國借欵」一文裏，也以同樣的意見告國民黨：「美國輿論一致之民主政府以前，任何借欵，都會發生非常不良後果，使增中國人民之負担與災難。」（見四月十八日新華日報）馬寅初教授也認爲：「向美借欵這一件事一定要在政府改組以後方才能答應，不然沒有眞正民主政府，借欵的用途人民無法知道，那個曉得他去作好作壞呢？」（見三月三十一日馬寅初教授在失講演）民主建國會說提用時以具體的意見：「這筆借欵用途分配的決定及其監督，應該組織一個有各黨派的負責代表參加的專門委員會，以及遣散僞軍，整編軍隊，乃至穩定一般物價等之用，決不能含糊。」四月六日新民報社論也說：「借欵最好應先全用爲建設費用；如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及衛生建設等。」

不能把借欵拿來打內戰

假如政府不這樣作，偏偏一拿來作爲打內戰和鎮壓一黨專政的本錢時，那就堅決地給以反對的，「如果拿借欵用之妨礙國內商品生產發展，或非全用於破壞國內和平建設的用途，加無疑將是全國人民所反對的。」（見中國經濟合作協會「對當前八個經濟問題的意見」）四月一日國民公報「傳說中國美國借欵」一文裏，也以同樣的意見告國民黨：「政府當局更絕不能有一些僥倖心理，把借來的外匯作爲內爭的本錢」。民主建國會也特別強調不能用來進行內戰：「決不可用來從事內戰，及擴充有害國計民生的軍備。」

不能借給一黨專政的政府

關於如何保障這筆巨欵不用於內戰而用於建設的問題，各方人士及社論曾連也提出了極寶貴的意見，那就是不借給一黨專政的政府，正如張瀾、郭沫若先生等七十餘人在其致「美國國會參取和平委員會」函中所說的：「在中國政府沒有改組爲各黨派代表人士參加的舉國一致之民主政府以前，任何借欵，都會發生非常不良後果，使增中國人民之負担與災難。」（見四月十八日新華日報）馬寅初教授也認爲：「向美借欵這一件事一定要在政府改組以後方才能答應，不然沒有眞正民主政府，借欵的用途人民無法知道，那個曉得他去作好作壞呢？」（見三月三十一日馬寅初教授在失講演）民主建國會說提用時以具體的意見：「這筆借欵用途分配的決定及其監督，應該組織一個有各黨派的負責代表參加的專門委員會，以及遣散僞軍，整編軍隊，乃至穩定一般物價等之用，決不能含糊。」四月六日新民報社論也說：「借欵最好應先全用爲建設費用；如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及衛生建設等。」

毛澤東先生沁園春詞・錫金・

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彩；
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祇識彎弓射大鵰。
（續完）

郭沫若先生等七十餘人在其致「美國國會參取和平委員會」函中所說的：「在中國政府沒有改組爲各黨派代表人士參加的舉國一致之民主政府以前，任何借欵，都會發生非常不良後果，使增中國人民之負担與災難。」（見四月十八日新華日報）馬寅初教授也認爲：「向美借欵這一件事一定要在政府改組以後方才能答應，不然沒有眞正民主政府，借欵的用途人民無法知道，那個曉得他去作好作壞呢？」（見三月三十一日馬寅初教授在失講演）民主建國會說提用時以具體的意見：「這筆借欵用途分配的決定及其監督，應該組織一個有各黨派的負責代表參加的專門委員會，以及遣散僞軍，整編軍隊，乃至穩定一般物價等之用，決不能含糊。」四月六日新民報社論也說：「借欵最好應先全用爲建設費用；如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及衛生建設等。」

不能借給一黨專政的政府

關於如何保障這筆巨欵不用於內戰而用於建設的問題，各方人士及社論曾連也提出了極寶貴的意見，那就是不借給一黨專政的政府，正如張瀾、郭沫若先生等七十餘人在其致「美國國會參取和平委員會」函中所說的：「在中國政府沒有改組爲各黨派代表人士參加的舉國一致之民主政府以前，任何借欵，都會發生非常不良後果，使增中國人民之負担與災難。」（見四月十八日新華日報）馬寅初教授也認爲：「向美借欵這一件事一定要在政府改組以後方才能答應，不然沒有眞正民主政府，借欵的用途人民無法知道，那個曉得他去作好作壞呢？」（見三月三十一日馬寅初教授在失講演）民主建國會說提用時以具體的意見：「這筆借欵用途分配的決定及其監督，應該組織一個有各黨派的負責代表參加的專門委員會，以及遣散僞軍，整編軍隊，乃至穩定一般物價等之用，決不能含糊。」四月六日新民報社論也說：「借欵最好應先全用爲建設費用；如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及衛生建設等。」

毛澤東先生沁園春詞・錫金・

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彩；
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祇識彎弓射大鵰。

如果我們把這上片的詞意來講，這豈不正是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最近所經歷了的歷史階段的寫照麼？當戰時，我們（毛先生也在我們一起）遭受着無千無萬的，漫人飛舞的蔣下汚泥而沾汚了，有的容嘴而消滅了，但終於多數起來，戰勝了死亡與窒息的命運。這就是我們的前景，即將要在和平建設中展開！在輝明的光輝下顯船出來的，是有着和已經有過無數的好像是英雄的人物，向她揮倒。希望，願意，企圖，或者能實現估過她。祇是不管願意與否，深深地要這一個歷史階段，興深深地愛和深深地期望於芳綺爛的未來。他還願意，他歌唱祖國的山河，——

江河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

對於祖國的山河，祖國所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戰鬥而終於獲得了勝利的歷史階段，祖國的光輝燦爛的前途，不是沒有人驚嘆，事實上，不是沒有人驚嘆，而且驚嘆得了不得，